

历代名臣传

历代名臣传

歷代名臣傳卷之二十六

高安朱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南城張江分纂

族裔朱艮重刊纂

宋

陳瓘

陳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少好讀書。不喜爲進取學。父母強之。乃應舉。一出卽中甲科。調湖州掌書記。簽書。越州判官。太守蔡卞察其賢。禮之有加。而瓘常遠之。屢引疾求

歸卞不聽檄攝通判明州卞素敬道人張懷素時且來越
留瓘小須之瓘不肯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斯近怪矣守旣
信重民將從風而靡不識之未爲不幸也後二十年而懷
素誅章惇入相聞其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
所乘舟爲喻偏重其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天子待
公爲政敢問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奸邪所當先辨瓘曰公
誤矣果爾將失天下望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
以救弊惇意雖忤亦驚異之至都用爲太學博士會卞與
惇合志卞黨薛昂林自官學省議欲毀資治通鑑板瓘聞

之。因策士題。特引神宗序文。自驚曰。此豈神考親製耶。瓘曰。誰言其非也。自曰。亦神考少年之文耳。瓘曰。聖人之學。得之天性。豈有少長之異。自以告卞。卞乃令學中置板高閣。不敢復議毀。嘗為別試所主文。自謂蔡卞曰。聞陳瓘欲盡取史學而通經之士。意在動搖荆公之學也。卞怒。謀因此害瓘。瓘已預料其然。乃于前五名悉取用王氏學者。卞無以發。然自五名而下。皆博洽稽古之士。瓘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激壞。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遷秘書省校書郎。時紹述之說盛。瓘奏言。堯舜禹皆以

若稽古爲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其當否。必使合于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哲宗感悅。執政聞而惡之。出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卽位。以韓忠彥薦。召爲右正言。與臺諫龔夬等劾蔡卞。免之。又論邢恕矯誣定策之罪。恕坐安置均州。又與龔夬豐稷等共劾章惇。惇罷。知越州。瓘以爲責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于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剝皮。斬頸。拔舌之刑。看詳之官。如安惇。蹇序辰等。受大臣諷諭。傳致語言。指爲謗訕。考之公論。宜正典刑。于是二人並除名。而再

貶居潭州豐稷又疏蔡京奸狀。瓘與江公望繼言之。京奪職居杭州。初瓘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語人曰。京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居諫省。卽攻其惡。京因所親以情懇。且以甘言啖瓘。瓘曰。京爲惡首。吾不得已也。攻之愈力。時皇太后已歸政。瓘言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議籍籍。謂太后今猶預政。由是罷監揚州糧料院。瓘出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帝密遣使賜以黃金百兩。后亦命勿遽去。畀十僧牒以爲

行裝改知無爲軍。明年入爲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卽真。瓘語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明旦入省。布邀與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辨移時。至箕踞詈語。瓘色不動。徐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瓘退。卽錄所上布書。及所嘗著日錄辨國用須知。以狀申三省。曰。瓘不達大體。觸忤大臣。伏乞敷奏。早行竄黜。出知泰州。連貶通州安置。初瓘以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以修神

宗實錄。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故居諫省。首論其事。進日錄。辨乞改實錄。又因竄責合浦著尊堯集。深闢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爲相。取其書。旣上。而商英罷。瓘徙台州。宰相徧令所過州。出兵護送至台。又命凶人石慄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詔旨耶。慄失措。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耳。瓘曰。然則何用如此。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助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淺短。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慄慚揖瓘退。雖窘辱百

端而不敢加害。在台五年，復承事郎，聽自便。帝令再敘一官，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居江州，旋令居南康。甫至，又移楚。瓘平生論京卜，皆披擿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靖康初，贈諫議大夫，召官其子正彙。紹興二十六年，高宗謂輔臣曰：「陳瓘爲諫官，甚有謹議，所著尊堯集，明君臣大分，合于易春秋之義，宜賜諡以表之。」諡曰忠肅。瓘謙和不與物競，閒居矜莊，自持語不苟發。元豐己丑，瓘爲禮部貢院點檢官，與范祖禹同舍。祖禹言：「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惟伯淳。」

能之。瓘問曰：伯淳誰也？祖禹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瓘因以寡陋自愧，每得明道之文，必冠帶然後誦之。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爲職，潛奸伏慝，未形于事。瓘于是時卽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腹心患。聞者或甚其言。已而京怙寵妄作，人始服瓘爲著龜。范純仁年高望重，尤留心人才。或問以今誰可用者，答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宣和末，世事日非，或問游酢以當今濟世之才，酢曰：陳了翁其人也。瓘病，劉安世使人勉以醫藥自輔，曰：天下方將有賴于公，其爲賢士所欽屬如此。瓘智慮明。

遠通易數。如靖康變故。隆祐垂簾。高宗中興之事。往往預言之。士大夫間有親聞者。

論曰。嘉祐治平以前。一時賢者。皆獲柄用。而天下蒙其福。後雖旣衰。元祐數年之間。司馬光呂公著之徒。猶得有所救正。瓘晚出而位下。屬當章惇蔡京曾布相繼柄政。屢撓其鋒。幾至不免。雖然。瓘之學博而才大。觀其平生。守經達權。迭用柔剛。與夫硜硜抱咫尺之義者。相去遠矣。北宋自開國以來。公輔之器。代不乏人。世以瓘爲殿後云。

韓忠彥

韓忠彥字師朴琦長子也蔭將作監簿復舉進士召試館職累官戶部判官丁父喪服除直龍圖閣擢天章閣待制知瀛州朝廷以夏人囚廢其三常用兵西方旣下米脂等城砦數十夏人求救于遼遼人移書繼至會遣使賀遼主生辰忠彥遂以給事奉使遼遣趙資睦迓之語及西事忠彥曰此小役也何問爲及燕于館遼主又使王言數問夏國何罪而中國兵不解無失兩朝之權則善矣忠彥曰問罪西夏于二國之好何預乎使還會官制初行值章惇

爲相奏給事中封駁宜先稟而後上忠彥言朝廷之事執
政所行也事當封駁則固與執政異矣尚何稟議詔從之
左僕射王珪爲南郊大禮使事有當下者多自畫旨忠彥
以官制駁之乃詔事無鉅細必經三省而後行拜禮部尚
書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元祐中召爲戶部尚書擢左丞
改樞密同知遷知院事哲宗親政羣小多言宣仁后垂簾
時事忠彥言仁宗親政當時亦多議斥章獻時事仁宗惡
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用心則善矣以觀
文殿學士知真定府移定州忠彥在西府以用兵西方非

是願以所取之地棄還之以息民力。至是言者劾之降資政殿學士改知大名府。徽宗卽位召拜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忠彥入對陳四事。一曰廣仁恩。二曰開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戒用兵。踰月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旋進左僕射。帝用忠彥言數下詔蠲天下逋負收用忠直敢言及知名之士。于是以龔夬爲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爲左右正言。而常安民任伯雨江公望張舜民等布列臺諫。召還流人而甄敘之。復以程頤判西京國子監。復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于內郡。又追復元祐宰執。文彥博司馬光呂

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而章惇蔡卞等相繼劾去。一時翕然望治。而右相曾布與忠彥不協。引其黨排忠彥。崇寧元年。以觀文殿大學士罷知大名府。忠彥既去。于是忠直之士。前後斥逐。而蔡京進用。併逐曾布。權歸于京。而政事日非矣。言者又以皇太后欲復廢后。爲忠彥罪。再降太中大夫。安置懷州。又論忠彥在相位。不應棄。湟州謫崇信軍節度副使。濟州居住。逮復湟鄯。又謫磁州團練副使。稍復太中大夫。遂以宣奉大夫敘仕。卒年七十二。理宗寶慶二年。圖功臣像于昭勳崇德閣。自趙普至趙汝愚二

十四人忠彥

論曰元祐之朝尚有老成人故能和衷協濟以成數

年之功及徽宗之初范聞命而卒程伊川就位一

月而去其餘畧無存者獨一韓忠彥耳所薦引之人如

陳瓘鄒浩常安民任伯雨之徒雖皆天下才然起疎逖

之中德澤未加于人恩意未孚于上孤忠憤懣適足爲

小人排擊之資而已紹聖諸奸方據高位重祿以圖其

後雖有英哲之主欲使一日之間舍其舊而新是圖亦

已難矣孟子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其忠彥之謂